

缪荃孙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编纂考*

林振岳

内容摘要:缪荃孙主持编纂的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是近代图书馆较早公藏善本书目之一。借助后出的夏曾佑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,分析京师图书馆早期善本藏书来源有清内阁大库、归安姚氏咫进斋、南陵徐氏积学斋、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四者,缪氏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则主要利用以上旧藏原有书目改编。其中著录内阁大库书,参考曹元忠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;著录归安姚氏书,参考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;著录海虞瞿氏进呈书,参考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。由此书目编纂过程,可略窥近代图书流转及公私藏目之继承与变迁。

关键词: 京师图书馆;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;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;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

清季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,委任缪荃孙主持馆务。缪氏董理馆中藏书,主持编成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^①。此目为后来京师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之蓝本,对馆藏宋元本之著录影响很大。但该目著录体例歧异,如有的条目仅简单著录基本信息,有的则详加考证,有的则详录原书题跋,种种不同,前人归之草创之初,体例未赅。事实上,该目著录方式不一的原因,并非编者体例不严,而与其编纂方式有关。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利用了多种旧藏书目合编而成,因而保留了旧目的不同体例。

*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“北平图书馆旧藏宋元版研究——近代版本学发展史研究之一”(项目编号:12JJD770014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与《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》刊于民国元年创刊的《古学汇刊》(上海国粹学报社排印本)。《古学汇刊》书目提要著录:“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稿本,缪荃孙编。清宣统己酉学部奏请在京师建设图书馆,以内阁新出古籍、江南购呈归安姚氏、南陵徐氏之书,常熟瞿氏钞进之书,敦煌石室之经,全数发馆,并派缪荃孙任监督,率司员分类编目,提出宋元旧板、名家钞校为善本,仍分经史子集,纪载行字尺寸,另成一编。”

一、清学部图书馆藏书来源及善本书目编纂

要厘清缪荃孙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(以下简称“缪目”)编纂时所根据的书目底本,需先了解学部图书馆藏书来源。由于缪目并不著明每书的来源,现只能借助后出的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^①回溯。学部图书馆与京师图书馆,为同一机构而前后易名,该馆的继任者曾陆续增订过善本书目。民国五年出版的夏曾佑主编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(以下简称“夏目”),前有夏氏《详为呈送本馆善本书目恳请鉴定事案》一文,谓本馆善本书目之前编过三部:一为缪荃孙所编,印入《古学汇刊》;一为江瀚所编^②;一为馆员王懋谔所编。“三者之中,以缪本为最详,而草创成书,不能无误。江本、王本,盖即就缪本蕞录而成。”^③

而根据邓之诚所记,缪氏也曾编过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》。邓氏 1949 年 11 月 7 日记曰:

阅缪小翁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》稿,内阁书最多,归安姚氏书次之,次常熟瞿氏,次本馆购进书,最少。依四库分类,每书各分写、刻,详谓行格、收藏印记、刻书牌子、跋语及小翁所跋,体例似私人撰述。后来某伦即以此为蓝本,只记板本,增图书馆新购书籍,编刊《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不知宋元板书有缺佚否。相传江瀚为馆长时,尝以古籍私赠达官贵人。若以稿本与刻本对勘,必可得其究竟。内阁原存明本地方志数百种,小翁别有《图书善本方志目(录)》,未入此编,似为非是。归安姚氏爬进斋藏书颇多佳籍,不知何缘归入图书馆,当访之知此事者。小翁此书似可别行,暇当为一序以张之。^④

邓之诚所见缪编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》稿本,与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体例相近,而多著录藏书来源。其继任者所编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,应即以缪氏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目录》稿为蓝本,删去考证文字及原书序跋,仅保留条目基本的信息。

①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》前后有过三编。最早为 1913 年在《教育部编纂处月刊》上登载者,仅刊出经、史两部,子、集两部未见刊行,仅有钞本。这是旧《简目》,其后江瀚、夏曾佑所编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目录》,都是据这个旧的《简目》修订而成。

②江瀚所编《简明书目》稿本今藏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,高桥智先生《京师图书馆善本简明书目·稿本について》(《斯道文库》第 47 辑,2012 年。近已译载于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十五辑,凤凰出版社,2013 年。)已将江目全文整理印出。江目在旧《简目》基础上加入了行格、藏印的著录。

③夏曾佑所编《简明书目》也是根据旧《简目》修订,并未载入江目增加的行格、藏印等著录。其藏书条目有增加,且增加了很多校语,主要说明与缪目之差异。因其最晚出,本文追踪缪目著录旧藏来源,即主要以此目为准。

④邓之诚著,邓瑞整理:《邓之诚文史札记》,凤凰出版社,2012 年,第 490 页。

以标注旧藏来源的夏目对校繆目,可知繆目著录的藏书来源,有“清内阁书”、“归安姚氏”、“南陵徐氏”、“海虞瞿氏”、“本馆购进书”五项^①。其中清内阁大库书,即宣统年间清理内阁大库藏书,后移交学部筹建图书馆,为其最基础之馆藏。归安姚氏咫进斋藏书、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,为端方在江南收购,送京师以充馆藏者。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,为端方收购不果,而改为抄书百部进呈。后仅抄成三十七种,加旧刊本十三种,凑足五十种送京。另有少量本馆购进书,为图书馆自行购入者。繆氏所编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参考了以上各家藏书原有书目,主要为曹元忠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、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三种。

繆氏所编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现存稿本两册藏于国家图书馆(以下简称繆稿)。张廷银先生《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》一文有介绍^②,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已将之影印出版^③。从中可见繆氏对旧藏书目底本的编辑情况。繆目稿本中笔迹分为两种,一为工楷誊写者,为抄胥所抄供繆氏编辑之底本,内容多出自曹、姚、瞿三目;一为潦草批语或新加条目,出于繆氏亲笔。批语是对工楷底本的修改,而新加条目则简略记录书名、著者、版本、行格等基本信息。下文即据藏书来源分叙,以见繆目编纂中参考曹、姚、瞿三目之情况。

二、曹元忠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与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

学部图书馆之创设,与清宫内阁大库清理有关。据罗振玉《集蓼编》^④,光绪三十四年(1908)宣统帝即位,醇邸摄政,令内阁于大库中检国初摄政典礼旧档,阁臣检之不得,奏库中无用旧档太多,请焚毁。幸为罗振玉、张之洞等人阻止,奏请移交学部,以备日后筹建图书馆。其中档案装八千麻袋,一度以废纸出售,被罗振玉等购回。库中藏书则委任刘启瑞、曹元忠两人检点,后移交学部建图书馆,成为京师图书馆藏书之最初来源。

曹、刘二人整理内阁大库的藏书,现存有《内阁库存书目》,北京大学藏有刘启瑞稿本^⑤。而藏书志则由曹元忠撰写,现存有曹氏《内阁大库见存宋元槧书

①夏目多两项来源,一为“清国子监南学书”,即国子监南学交付之书。一为“清翰林院书”,即后来交付之《永乐大典》零本。

②张廷银:《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》,《文献》2008年第4期。据张廷银先生文章介绍,另有《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》稿本四册,亦藏国家图书馆。

③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8年。

④罗振玉著,罗继祖主编:《罗振玉学术论著集》第十一集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3年,第53页。

⑤《内阁库存书目》,包括《内阁库存藏书目》、《内阁库存诏谕碑版舆图目》、《内阁库存残书目》、《残复书目》。据张升《明清宫廷藏书研究》著录,《内阁库存书目》还有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钞本各一(商务印书馆,2006年,第201页)。国家图书馆另藏有《清内阁旧藏书目》抄本一部,系京师图书馆据学部旧藏《内阁库存书目》抄录,已影印入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(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8年)。

目》、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两种稿本,藏于复旦大学图书馆。关于刘启瑞《内阁库存书目》,日本高桥智先生有专文介绍,并整理《内阁库存残书目》全文^①。而曹元忠所撰内阁藏书志,则未为学界所知,在此略作介绍。

曹元忠撰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有稿本两册,抄本一册,又《内阁大库见存宋元槧书目》三册,皆王欣夫先生旧藏曹氏遗稿^②。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稿本两册(以下简称“曹稿”或《检书档》),黄纸外封题“文华殿检书分档,宣统元年七月□日立,曹老爷”,为宣统元年曹氏在内阁大库检书之记录。《检书档》为书志体例,记录各本行格内容,并作考证。抄本为稿本第一册之膳清本。《内阁大库见存宋元槧书目》与《检书档》相近,也是书志体例,内容更为简略。大概《检书档》为内廷存档,而《书目》为曹氏自留底稿。《检书档》著录宋元本 89 种,《书目》著录 120 种。二书皆未刊行,曹氏后来选取了一些篇目,以《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》为名单篇发表于扫叶山房雷瑱主编之《文艺杂志》,1929 年合刊于《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刊》,1940 年又印入《吴中文献小丛书》。

缪荃孙掌教南菁书院时,曹元忠受业其门下。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中有曹元忠致缪氏二札,颇存曹氏董理库书及缪氏主持图书馆时之事实^③。

《艺风老人年谱》记宣统二年“童次山祥熊为门人曹揆一元忠来江宁,言学部嘱视荃孙老病何如,揆一代促入都,允之”^④。曹氏二札当作于是年。缪氏宣统元年八月被任命为京师图书馆督查,正拟北行,闻张之洞逝世之讯,极为伤悼,因而却聘。曹元忠清查内阁大库书尚未完成,而书已移交学部深藏不示人,因此急急函劝缪来京主持馆事,七月底已为其寻觅住宅,九月又来一函催促。《艺风老人年谱》记宣统二年“九月,由汉京火车入都,僧保随侍,赁居西城太仆寺衙”,可知缪收到曹札后即启程来京,不久即着手编纂《善本书目》。《艺风老人日记》宣统二年十一月至宣统三年八月间,记录了编辑此《善本书目》之细节^⑤。《年谱》记宣统三年“九月,复交新编《善本书目》八卷,即乞假回上海寄寓”。此为缪氏编纂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之大况。

缪为曹之业师,故曹所撰内阁大库检书旧档,亦当提供与缪编撰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。曹元忠的遗稿后来由王欣夫先生整理,《〈笺经室余稿〉书录》谓“君直先生曾编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今以缪荃孙名,印入《古学汇刊》”。^⑥

①高桥智:《内阁库存书目について——中国版本学资料研究》,《斯道文库》第 46 辑,2011 年。此文已译载于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》第十五辑,凤凰出版社,2013 年。

②曹君直(元忠)遗稿身后由其族弟曹叔彦(元弼)交托王欣夫先生整理,欣夫先生为之编《笺经室遗集》行世。曹氏遗稿后随王欣夫蛾术轩藏书入藏复旦大学图书馆。

③顾廷龙辑:《艺风堂友朋书札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 年,第 985-986 页。

④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景印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文禄堂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 年,第 180 册,第 732 页。

⑤张廷银:《缪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》。

⑥王欣夫:《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 年,第 1395 页。

今以曹氏《检书档》对读繆目,目中著录内阁大库书,内容详尽间有考证者,皆出自曹氏所撰。若曹氏无稿可供采摭者,则仅简单记录行款序跋,并无详考。可知繆氏所编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曹当居功半。

如经部金刻本《尚书注疏》,曹元忠《检书档》著录:

金本尚书注疏二册

每半叶十三行,行大字约二十八,小字三十五。存《禹贡》至《微子》,《多士》至《秦誓》,都十卷。《禹贡》首题“尚书注疏卷第六”,次行低四格题“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正义”,三行“禹贡第一”、“夏书”、“孔氏传”,以后各卷篇题下均有“夏书”、“商书”、“周书”、“孔氏传”等字,而《汤誓》以后“孔氏传”下均有“孔颖达疏”四字,又每篇前列《书序》,每卷后附《释文》,均与瞿镛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载金刊本《尚书注疏》合。此书虽无首册,不能证《地理图》“平水刘敏仲编”云云。然殷、敬、匡、慎诸字皆不缺笔,而末卷《释文》后有“长平董溥校正”六字。考《金史·地理志》河东南路平阳府注云“有书籍”,临汾县注云“有平水”,又泽州高平县注云“有丹水”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云:“丹水一名长平水,水出长平故地。”然则董溥为高平人而称长平,犹刘敏仲为临汾人而称平水,以编校平阳府所刊书籍,确有可信,固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未及者也。

此稿曹氏后发表于《文艺杂志》1915年第12期《笈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》,铅印刊行时漏排“然则董溥为高平人而称长平,犹刘敏仲为临汾人而称平水”一句。繆目著录此书与曹稿基本相同,惟题名改为“《尚书正义》二十卷,金刊本”,内容多著录“高七寸一分,广四寸一分。白口,单边,蝶装”版框尺寸等信息,而删去文末“固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未及者也”一句。

参照国图藏繆稿两册,可见繆氏对曹稿之编辑情况。稿本中工楷膳写者,系钞胥所录以供繆氏编辑的底本。其中篇幅较长、有所叙考者,皆据曹氏《检书档》抄录。如张廷银先生《繆荃孙与京师图书馆藏书目录》文中指出,繆氏对原稿的修改主要有以下两方面。一是曹稿不著版框尺寸者,繆氏在统稿时增加了版框、版心的著录。二是对行格、藏印的著录重加复核,补正了曹稿中的疏误。此外,繆氏对曹稿文字有所删裁润色,如宋大字本《后汉书》一篇,繆氏删去了“今存列传六十二卷”下的细目文字“为刘元至耿纯、马援至丁鸿、班固至徐璆、虞诩至张衡、皇甫规至鲜卑”一句。元修宋本《汉书》,文末“前后相应”下删去“惜前本无首册,此又脱末页,乃于《叙传》‘述《外戚传》第六十七’后挖补寸许,以揜其迹,无从互证耳”,而改作“中有缺页,以黑匡空格补,恐印在正统前矣”。

繆目因为沿用曹稿,也造成了著录体例上的不统一。如经部“元刻《春秋本义》三十卷”,按照繆目的体例,本应是书名、著者、版本分列,而此条书名带上了版本“元刻”二字,显然是沿用曹稿的遗痕。

内阁大库藏书为京师图书馆早期馆藏之主要构成部分,而曹元忠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为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编纂主要根据的底本,故欣夫先生谓此目出自曹氏之手。实际情况应是缪氏利用曹稿编纂,至于曹元忠是否直接参与到此目编纂,今在日记、书札等材料中未能找到相关记载,有待进一步考信。

三、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与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

学部图书馆藏书的第二大来源,为归安姚氏藏书。端方在江南收购了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筹建江南图书馆后,又收购了归安姚氏、南陵徐氏藏书,以充京师图书馆馆藏。据光绪三十四年“两江总督端方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”,共购得“浙绅姚氏藏书一千零十一种,皖绅徐氏藏书六百四十一种,两项书籍计共十二万九百馀卷。分装一百八十箱,共编目录一份,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,委员领资送学部验收,所有两项书价,共银二万两。”^①

缪目著录内阁大库以外的书,大多详录批校题跋。若细心比对夏目著录的藏书来源,会发觉缪目中著录原书题跋者,皆源自归安姚氏。再与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(以下简称“姚目”)^②对读,则知缪目著录姚氏书,基本是利用姚目原文。而姚目失载者,此目亦付阙如。如经部《毛诗要义》,姚目、缪目皆著录“有临写钱天树、莫友芝跋”。又如《尔雅新义》,姚目、缪目仅录陈诗庭跋,而后出的张宗祥《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^③多著录钱仪吉、余鹂两跋,系据原书重录。可见缪目所录题跋,非据原书过录,乃抄自姚目。又如经部《周易本义集成》,姚目著录为:“《周易本义集成》十二卷。元至治刻本。元南昌熊良辅编,泉峰龚焕校正。‘集疏’二字阴文加方围。半叶十行,行大十八字,小二十四字。小黑口。前有至治二年陈榘序。”而缪目著录为:“《周易本义集成》十二卷。元熊良辅撰,元刊本。每半叶十行,行十八字。高六寸,宽四寸二分。小黑口。首行‘周易本义集成上经卷第一,南昌熊良辅编,泉峰龚焕校正’。‘集疏’二字阴文加方围。至治二年六月盱江陈榘孟实序。”可见缪目根据姚目的信息,按照自己的著录体例改写,而加上了版框尺寸等。

国图藏缪稿两册也保留缪目沿用姚目之痕迹。稿中著录姚氏藏书条目也多是工楷抄写,系钞胥根据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抄录,供缪氏编辑修订。如史部宋刊本《东汉详节》、《西汉详节》二书,缪目根据姚目著录,分作二书,夏目则已将二者合并一书。缪稿所抄姚目《东汉详节》^④条,缪氏删去了末句“书首行又作吕大著增注点校”,而墨笔加上“极佳”,又天头批“卷尾又作‘吕大著点

①《学部公报》第150期。转引自李希泌、张椒华编: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(春秋至五四前后)》,中华书局,1982年,第146页。

②姚觐元: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感峰楼抄本。

③张宗祥:《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京师图书馆抄本。抄本不题撰人,馆方著录为“夏曾佑辑”,实则为张宗祥所编。

④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,第25页。

校三刘互注东汉详节’,只有六卷,七、八卷配二十四字本,首行‘诸儒校正东汉详节’,与是《十七史详节》本同”。

四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与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

关于瞿氏进呈本,宣统三年“学部为送瞿氏书籍抄本五十种咨京师图书馆文”^①有细述。瞿氏进呈本也与端方在江南收书有关,端方收购瞿氏藏书不果,而改为抄书进呈以调和。王欣夫先生《石梅载笔》有一条记及此事:“端方买丁氏书后,思并得瞿氏书,事未及成,而为张文襄所知,即以学部具名电促端。张又单名电端,谓若得瞿书,当另建屋以藏之,士大夫闻之,群相庆贺,想此事惟吾蜀斋尚书足以成之,洞谨先为九顿首以谢云云。端时在苏,得电后即密招秉丈谋之,秉丈不允,乃出张电示之,谓事出骑虎,必想法以答张。乃由秉丈商于良士,允钞书百部进呈以调和之。清例进书百部者有钦赏官职,故瞿因以两便也。”^②此事可验诸胡钧《张文襄公年谱》^③及叶昌炽《缘督庐日记》^④。欣夫先生此言闻自当事者丁国钧(字秉衡,即文中所称秉丈者,曾任江南图书馆典守编纂),当为可信。端方软硬兼施不果,惟有以抄书进呈调和,挽回颜面。按照清廷之例,进书百部者赏官,故瞿氏也乐得两便。但是不久武昌事起,清帝逊位,赏官一事落空,此事亦不了了之。据“咨文”,仅进呈了半数,其中抄本三十七种,元、明及汲古阁等旧刊本十三种。

瞿氏进呈书一事,亦缪荃孙经手。《艺风老人年谱》记宣统元年“五月,奏派京师图书馆正监督,赴常熟,与瞿氏商量进书事。”^⑤宣统三年“三月,派回江南,催瞿氏进呈书。”^⑥据“咨文”,瞿氏进呈本书目是由缪荃孙商定,选外间鲜流传者七十一一种抄副,另选旧刊本凑足百种之数。宣统三年进呈了五十种而辍事,部分书编入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。

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著录,有瞿镛编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(以下简称瞿目)。缪目中对于瞿氏进呈书的著录,即是利用瞿氏原有的藏书志加以修订。如瞿目著录《紫山大全集》曰:“《紫山大全集》二十六卷。抄本。元胡祇遹撰。原书六十七卷,其子太常博士持所编,今已散佚不存。此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录出,重加编次。凡赋、诗、诗馀七卷,文十二卷,杂著四卷,语录二卷。有延祐二年门生刘赓原序。案《元史》本传第详政绩,而未及诗文。刘序谓潜心伊洛之

①李希泌、张椒华编:《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(春秋至五四前后)》,第138页。

②王欣夫:《石梅载笔》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抄本。

③胡钧:《张文襄公年谱》卷六,光绪三十四年二月“学部议购书设备图书馆”条。见王云五:《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》第三辑,台湾商务印书馆,1978年,第261页。

④叶昌炽:《缘督庐日记抄》卷十三,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廿一日日记,民国蟬隐庐石印本。

⑤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景印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文禄堂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年,第180册,第730页。

⑥同上,第734页。

学,慨然以斯文为己任。今读其杂著,经济学术,悉可考见。又尝著《易解》三卷,《老子解》一卷,其非无本之学可知矣。”缪目全用此文,仅改版本项“旧抄本”为“传抄本”。^①

从国图藏缪稿也可以看出其参考瞿目之痕迹。稿中著录瞿氏抄进本《酈王刘公家传》、《程氏续考古篇》、《续墨客挥犀》三书,原皆工楷抄写,系据瞿目抄录^②,缪氏在原稿上有所修改。如《程氏续考古篇》删去“旧题新安程大昌”七字,《续墨客挥犀》改易“传写本”与“宋彭乘撰”两项位置,可见缪氏利用瞿目编订之貌。

由于缪目著录海虞瞿氏书多沿用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原文,使得后人误以为瞿氏进呈者即铁琴铜剑楼原藏本。如顾颉刚记:“京师图书馆书,除内阁书外,以归安姚氏书、海虞瞿氏书为最多。予怪瞿良士誓守,何以藏之京师。孟槐曰:‘清代末叶创图书馆,令瞿氏出其藏书,瞿君因雇抄胥,择若干种书,抄成副本,而供其原本于京师也。’”^③此说法与事实相违。实则进呈之本为重抄新本,已无原本之藏印、题记。缪目沿用瞿目著录,此类藏印等著录文字也照抄不误。后出之张宗祥《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覆验缪目所著录瞿氏传抄本,已发现其著录与原书种种不合。张氏在案语中指出其舛谬,并指出其原因即在于沿用瞿目原文。如史部《通历》十五卷,“是书宋讳均不缺笔,而纸有‘铁琴铜剑楼影抄本’字样,故缪目袭瞿目之说,以为‘殷’、‘敬’等字皆减笔,犹依宋刻残本所影写,其实为传抄本。”《稗史集传》一卷,“案是书系海虞瞿氏抄本,并无汲古印记。缪目有‘旧为毛子晋藏书’一语,殊嫌无据。”子部《新纂香谱》四卷,“案此书系铁琴铜剑楼传抄者,非原本也。缪目载首有‘文瑞楼藏书记’朱记,乃全录瞿氏《藏书目录》之言,实非此本。”《程氏续考古编》十卷,“缪目所记乃瞿氏原本,故有何焯之印章等语,非此本也。”集部《西汉文类》四十卷,“缪目有‘纸面铃清远堂三字朱记’并‘旧藏爱日精庐’等语,盖钞瞿氏藏书记,而忘本馆所藏书系瞿氏影钞之本也。”^④可见瞿氏所供京师者是重抄的副本,稿纸版心有“海虞瞿氏铁琴铜剑楼影钞本”字样,只不过是因为缪目著录沿用瞿目旧文,遂使后人误以为将铁琴铜剑楼藏原本进呈。

五、南陵徐氏积学斋藏书及本馆购进书之著录

南陵徐乃昌积学斋藏书,亦端方在江南所收购送京师者。徐氏藏书至其身始散,端方在江南收书,徐氏不过略表微意,所出不多。所得徐氏书六百四十

①《古学汇刊》本缪目刊行时文字间有疏误,“重加编次”脱去“重”字,“慨然以斯文为己任”误“斯文”为“诗文”。

②《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》第七册,第111页。

③顾颉刚:《顾颉刚读书笔记》卷十五,见《顾颉刚全集》第三十册,中华书局,2011年,第267页。

④张宗祥编:《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京师图书馆抄本。

一种,多为明清刻本,无甚精槧。徐氏编有《积学斋藏书目》、《积学斋藏书记》。传闻《积学斋藏书记》一书系缪荃孙代撰,但缪氏集中载此书之序称只是让三子缪子彬帮助校勘,应非代撰^①。

缪目著录南陵徐氏藏书仅一种:“《读礼通考》一百二十卷。国朝徐乾学撰。”内容也很简单。后出的夏目略为增加了一两种,但数量还是十分稀少。虽然缪荃孙与《积学斋藏书记》有关系,但是徐氏书入选善本书目者不多,因此也谈不上什么借鉴。

另一类较少的藏书是“本馆购进书”。缪目史部下著录两种:“《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》二十四卷。明洪武十七年官修官版大字本。系府州县于星分野,名为天文,实则地志,于元明间分并割隶最为详备。”“《地理沿革表》三十卷。全。国朝陈芳绩撰。旧抄本。以历代地理志排比沿革作为此表。”子部一种:“《天学初函》。明徐光启等编,明崇祯间刊本。”著录内容也十分简单。

此外,缪目中著录版框尺寸的新体例,则可能与编馆藏留真谱有关。缪目中并非每种书都著录版框尺寸,多见于宋元刊本之著录,偶有明刊本。在编纂《善本书目》的过程中,缪氏也编选了馆藏留真谱,《艺风老人年谱》宣统三年“八月,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,本书一叶,牒文、牌子、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,加考一篇”^②,此留真谱后以《宋元书景》^③为名印行。

结语

缪荃孙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一书,主要是根据曹元忠《文华殿检书分档》、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、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三种书目改编而成,造成此目体例不一的原因也在此:因利用曹稿,故目中有书志详考之例;因沿用姚目,故留下了过录藏书题跋的体例^④。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

①《积学斋藏书记》,国家图书馆藏有郑振铎旧藏抄本三册,今影印入《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刊》(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0年)。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一册,上海博物馆藏抄本九册。南开大学图书馆藏《积学斋藏书目》稿本一卷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《积学斋善本书目》及《金石拓本目录》稿本。关于徐乃昌《积学斋藏书记》之具体情况,可参见陈晓莉、南江涛:《〈积学斋藏书记〉出版》,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2011年第7期。柳向春:《徐乃昌及其积学斋藏书记》,《收藏家》2013年第7期。

②缪荃孙:《艺风老人年谱》,《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》景印民国二十五年北平文禄堂刻本,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1999年,第180册,第736页。

③缪荃孙编《宋元书景》,因与上海有正书局石印本《宋元书影》(一名《宋元书式》)重名,往往为人所忽略,日本稻畑耕一郎先生《〈宋元书景〉考》一文有详考(稻畑耕一郎:《〈宋元书景〉考——兼论百年前古籍书影事业》,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10年第4期)。

④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记》已有过录题跋的体例,姚觐元《咫进斋善本书目》即仿其例。但缪目过录题跋并非编纂之初所订条例,目中仅有归安姚氏书著录如此,不过是沿袭姚目所遗留,其他来源书皆不过录题跋,因此不认为缪目是对《爱日精庐藏书记》书志体例的直接模仿。

为私家藏目向图书馆公藏书目过渡之产物,缪氏利用旧目合编,统稿时又加上了著录上的新规范。

陈乃乾《海上书林》谓:“筱珊晚年以代人编藏书目为生财之道,人亦以专家目之,造成一时风气……然筱珊对于此事,实未经心,仅规定一种格式,属子侄辈依样填写而已。”^①此语稍嫌过之。缪氏晚年寓沪上为盛宣怀愚斋藏书编目,曾有一札谈到编目之实际情况:“荃孙自同治甲戌为张文襄《书目答问》一手经理,近南洋、学部两图书馆均有同志帮忙,荃孙止总大纲,专注善本。现在无一书不过目,无一字不自撰,直与办《书目答问》一样,先交家内写官(旧用两人,相随多年)录清本,取其熟而能快,改补后再交馆中人写定本。”^②所言学部图书馆编目“有同志帮忙,荃孙止总大纲”,与今所见缪目编纂情况相合。

缪氏出于公务,合编旧目,亦情理之中事。但后人据此目研究缪氏“目录学”,则大有径庭。且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为后出之京师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之祖本,目中说法往往被误认为缪氏之说。如前所举金本《尚书注疏》,张宗祥所编《国立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》亦沿用缪目之说,其案语曰:“案是书旧缺一之五、十一之十五十卷。缪筱珊曰:‘每篇前列《书序》,后附《释文》,均与瞿镛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载金刊本《尚书注疏》合……确有可信。’”据前文所引,可知“金刻本”之说实出曹元忠。而此所谓金刻本《尚书注疏》,实则为蒙古时期平阳所刊,顾永新先生《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》一文已为之详论^③。顾先生文中亦引《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,将卷末“长平董溥校正”题款之发现归美于缪氏。这实际为曹元忠之见解,曹氏《内阁大库见存宋元槧书目》另有论证此“长平董溥”与中统二年段子成本《史记》“校理董浦”可能是同一人:“游明本《史记》首有董浦序云‘平阳道参蕃段子成喜储书,恳求到《索隐》旧本,募工刊行’,末题‘中统二年孟春望日校理董浦题’,此董溥或即董浦欤?”与顾永新先生文中持论相合^④。可知曹氏董理内阁大库藏书所撰《检书旧档》,为京师图书馆、北平图书馆藏宋元版最早之研究成果,对后人关于馆藏宋元本版本判断影响甚大,不可因曹稿为缪目采入而掩盖了曹氏之功劳。

【作者简介】林振岳,男,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。

①陈乃乾:《海上书林》,见虞坤林整理《陈乃乾文集》(上),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09年,第9页。

②缪荃孙:《与盛杏荪书》,见王元化主编《学术集林·卷七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6年,第8页。

③顾永新:《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——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》,《文史》2011年第3期,第189页。

④顾永新:《金元平水注疏合刻本研究——兼论注疏合刻的时间问题》,《文史》,2011年第3期,第193页。